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六百七十七號

（定報價格）中國境內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三角一張增刊無定期出一張內外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賣在內郵票加一元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廣告刊例）（特等）登於新聞之中間價目議定（頭等）封面分格計三英寸寬一英寸高為一格每期每格洋四元（中等）中縫分三段每段五元（零星）零星買賣照算每格三元（後幅）每格三元（中縫）每格三元（新聞中縫）每格三元（每政）每期二元四角

天靈我生寶文例

商業停頓無事可為日用所需不獲減免計惟復我本行寶文自給取值如左

（一）短篇小說每篇全元長篇不應（二）海戰聯南元詩詞倍之三代攢有遺裁啓小傳均四十元墓誌碑文倍之（四）題跋序跋贊均十六元（五）來件感為潤飾均如上例減半（六）收件處上海南京路有美堂或棋盤街著易堂或家庭工業社

血戰畫寶

江浙血戰畫寶……是戰場鬥陣的真相直奉……完全江浙……士形勢血戰各路……士兵陣像……寶全面本……交南鋒……北臨士……陣肖將……將的……攻地……測格……攝影……寫……生細……

特約代售……特約代售……特約代售……

大前門　烟中極品

潛勢力

（鈍丹）

勢力不是甚麼，有必要之時，勢力而潛，則有必興之時，可見也哉。故，今天下勢力之所歸，不曰奉張，則曰洛吳，而府曾不與焉，其次則北伐之元帥，及辭職之副元帥也，皆勢力之顯著者，惟合肥龕西竺之佛，陷東山之棋，一若與世相忘也者，然天下之輕笑，成欲奉其一言以爲進退，此酒勢力也，目前勢力之盛者，或潔身而遯，或隱無而免，或不知其蹤跡之去留，此吾所謂勢力之衰也，吾蘇之徐州，自漢以來，爲豪傑儻鵬興之地，城北公者，博通九流，俯瞰萬物，間爲詩歌小詞，已是令吾輩昨否，至於嘗昔之夜，遯者免者，不知蹤跡者，既各行其是，而此數萬之猛如虎很如羊身經百戰之健兒，一旦潰決，即無收拾之策，城北公綸巾一出，萬古雲霄，甘不崇朝，而編次已定，關關又安，問閻無恙，少婦綺夢中，孤聞砲聲而不驚慣，此蘇人之大有造於蘇也，於是知城北公之酒勢力與合肥同，勢力不是甚，有必興之時，可見也哉，今天下勢力之所歸，不曰奉張，則曰洛吳，而府曾不與焉，其次則北伐之元帥，及辭職之副元帥也，皆勢力之顯著者，惟合肥龕西竺之佛，陷東山之棋，一若與世相忘也者，然天下之輕笑，成欲奉其一言以爲進退，此酒勢力也，目前勢力之盛者，或潔身而遯，或隱無而免，或不知其蹤跡之去留，此吾所謂勢力之衰也，吾蘇之徐州，自漢以來，爲豪傑儻鵬興之地，城北公者，博通九流，俯瞰萬物，間爲詩歌小詞，已是令吾輩昨否，至於嘗昔之夜，遯者免者，不知蹤跡者，既各行其是，而此數萬之猛如虎很如羊身經百戰之健兒，一旦潰決，即無收拾之策，城北公綸巾一出，萬古雲霄，甘不崇朝，而編次已定，關關又安，問閻無恙，少婦綺夢中，孤聞砲聲而不驚慣，此蘇人之大有造於蘇也，於是知城北公之酒勢力與合肥同，

葉楚傖下野

（天馬）

□上海報館之新進多最近民國日報的編輯長葉楚傖，和館中全體主筆，一同辭職，這是上海報界破天荒的事，全體主筆辭職，在上海已經是常事，全體主筆辭職，在上海已經不經見的了，爲的上海當主筆的，老實說句話，都是飯碗問題，而且大半都是統屬於經理之下，不統屬於總編輯之下，能夠保守飯碗，也就是謝謝虎虎了，所以上海幾十年的報館歷史，從來沒有一回說編輯先生總辭職，即使偶然有一二回，也不過因爲報館經理不發薪水，小小怠工，只要一見了錢，也便跳起屁股，勸勸憑據的發稿子了，這一回民國日報的編輯都總辭職，聽說爲了國民黨左黨右黨的關係，我不敢說誰曲誰直，總之是有主義有價值的，所以葉楚傖下野，似乎比別的下野先明些，

這是從衡州和西南打仗時候，學來的把戲，同時又定做幾千個木頭人，運往前線，見小時報，這是什麼頭銜，有人說，大概老吳熟讀三國演義，學着水生，流馬的機括，製成木人吧，我說，恐怕老吳沒有這個巧，又有人說，恐怕老吳沒有這個巧，又有人說，恐怕老吳沒有這個巧，又有人